

# 歌声飘过多彩岁月

■马海莹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恩师冼星海，得到他的教诲和鼓励，并从此走上了以音乐为武器的道路。1940年初，他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

## 二

那时，父亲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创作的许多抗战歌曲已经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在音乐界也小有名气了。到达延安后，父亲一门心思早日向鲁艺音乐系的专家老师们系统学习专业技巧，弥补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与欠缺。但由于工作需要，音乐系派他到民众剧团去做短期音乐教员。父亲当时还只是个22岁的小伙子，有着自己近乎执拗的想法和追求，对他暂时离开鲁艺有些想不通，但他明白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只好前往民众剧团。

民众剧团是当时活跃在陕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团体，由著名诗人柯仲平担任团长。父亲刚到民众剧团时，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秧歌和秦腔可没什么好感，那粗犷、豪放的唱腔和表演风格，让他觉得难以接受。当时，因为青壮年大都上前线去了，民众剧团的演员多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而就是这些孩子，担负起了宣传抗日、教育百姓的任务。他们克服了生活条件的艰苦，每天除了排练、演出，还要挤出时间学习新歌。父亲在教歌之余，还经常给他们讲授一些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在一起战斗、生活、学习的过程中，父亲和民众剧团的“大胡子”团长老柯以及百十来名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融入了这支队伍，融入了秦腔、秧歌戏中。不知不觉间，他爱上了民众剧团，爱上了乡土气息，爱上了民族民间音乐。

那几个月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一生的创作和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到延安后，父亲很快就融入了鲁艺的学习与创作生活中。当时的鲁艺有一批来自敌后的艺术家，他们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在教学课程和内容上也按照专业艺术院校设置，但在艺术如何更好地为抗日斗争的现实服务以及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困惑。针对文化界存在的几个问题，并亲自到鲁艺进行讲解，号召艺术家们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即人民群众中间。鲁艺的师生们明确了方向，统一了认识，他们打破以专业划分各系的

编制，组成了许多小分队，走向民间，走进百姓之中，一边演出宣传，一边学习民间艺术，创作出许多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优秀作品。我父亲的《南泥湾》《夫妻识字》以及后来由他担任音乐组长、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就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 三

今天的我为父亲的才华和勤奋精神感到骄傲，但在小时候我觉得父亲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只忙着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生活与学习。我只记得清晨经常被他的哼唱声吵醒。当我揉着惺忪睡眼爬起来时，常看到父亲脸上带着那种专注兴奋的神情，正沉浸在创作中。那时候，父亲除了要忙他心爱的音乐，还担负着单位里的领导工作。他晚上需要熬夜工作时，便会沏上一杯浓茶。我小时候嘴馋，经常偷喝父亲杯子里的浓茶，喝了以后自然也就睡不着觉，只好瞪着眼睛趴在写字台边看他工作。其实，父亲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爱运动，爱美食，爱和我们一起去划船、游泳。只要工作告一段落，他就会尽量抽出时间陪我们玩耍。我儿时读的第一本古典名著《水浒传》就

是听取了父亲的建议。父亲非常开明，总是充分相信我们，鼓励我们自立、自主。他并不十分在意我们的学习成绩，但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一直关注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大姐马楠上中学时非常喜欢西洋音乐。一次，她想请父亲带她去中央歌剧院公演的《茶花女》。父亲却说：“你想看《茶花女》吗，那就必须先去看一场京剧。”对父亲的这种做法，当时大姐还不能理解，但当她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高中毕业时，大姐想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很高兴，但得知学校将保送她去军事外国语学院的时候，父亲坚定地支持她服从国家需要，舍弃音乐，穿上军装。

我的二姐马海星童年时就很有文艺天赋，拍过电影，上小学时就能够自己谱曲，是我家唯一走上作曲道路的“继承人”。父亲对她寄予的希望更不用说了，带她看演出、听音乐会，尽量为她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后来，我二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成为了原海政文工团的创作人员。

到了那个特殊的年月，其他家庭成员都被下放到干校、农场、兵团，年纪较小的妹妹马海玲陪着已患肝病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父亲曾对朝夕相处的小女儿说，要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①

图①：20世纪50年代，马可为农民试唱他的新作。

图②：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的乐队合影。后排左三为马可。

图③：20世纪70年代，马可一家的全家福。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作者提供

后来，妹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又取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她对父亲的教导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初中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的几年里，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我，起初一字一句中充满了担忧和思念，后来得知我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能够积极努力工作，心情开朗起来之后，他才放下心来，并“为海莹的进步感到欣慰”。我小时候在队里不会干活，不懂得勤俭。17岁时，我从兵团第一次回家探亲，全家人一起去下馆子。当得知那顿饭花了12元，我惊呼起来，说这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啊。父亲听了很高兴，说你终于从农民那里学到了“钱”的概念。还有一次，我写了一段“诗”，正好连队里的文化干事也写了首歌词，试探性地问我能否“请大音乐家马可谱曲”，我就把这些都寄回了家。过了没多久，父亲就把那首谱好曲的歌寄给我，并说是给我的生日礼物。他为我连文化干事谱曲的那首《兴安岭上了浅水藕》，很快就传遍了连、团甚至其他连队。大家被这首歌清新、优美的曲调打动，久唱不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一些素不相识的兵团战友知道了我的身份后，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原来是你爸谱的‘浅水藕’！”艺术作品就是有着这样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啊！

父亲说，他和我们的关系不仅是父子、父女，还是朋友。他刻苦勤奋、宽容大度、热情幽默的品格深深感染着我们，他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爱护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父亲离开我们时只有58岁，但他那充满坎坷曲折而又成就卓然的一生，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梁克祥老师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刚从外地调来北京时，车刚到西单子胡同宿舍门口，就见一个穿着蓝色布衣裤的大个子，二话不说帮他扛行李送到家中。事后他才知道，这竟是他早已闻名而未见过面的作曲家马可，也是他即将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梁老师对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而我在听他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也同样受到了感动。父亲那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每都是通过这样的小事反映出来，感染、教育着我们。

父亲病重时，给我们五个子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对你们的希望，已经通过我一生的道路表达出来了。”这是一个音乐家多彩的人生，也是值得我们子女永远怀念并学习的人生。

## 第一次去连队探亲

■胡笑兰

### 那年那时

许多年前，我和爱人结婚那天，他的战友麦排长曾经带着一个排来我上班的工厂迎亲。一色橄榄绿，一色海军蓝，那是一队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兵。这是部队对我们的关爱。这样别具一格的迎亲队伍，一度轰动了我工厂所在的那条街，也令我那些工厂姐妹羡慕不已。

后来，新婚蜜月，爱人带我去了部队。这是我第一次去他的连队。营区位于大山与城市的交接处，一溜的白墙灰瓦平房，整齐肃然。四周是红砖砌的围墙，防护网高高地支撑着，门前岗哨士兵如小白杨般英俊挺拔。

我们到达营区时，一场球赛正在操场热烈进行。场上的官兵闪转腾挪，动作矫健，一旁观战的士兵们军容齐整，热情似火。运球的声音，奔跑的声音，兴奋的喝彩声在球场上此起彼伏。篮球场地被漆成军绿色，分界线是红色，闪着亮亮的光泽。这生命与热情的色调，衬托出战士们四射的活力，朝气蓬勃的青春。

这天，麦排长老远就看见了，迎了上来，抢过行李，领我们往家属院走去。

一路上，遇到士兵，精精神神的小伙子们两膝一碰，身体笔挺，右手迅速抬起，与肩同高，双目含笑，一个个标准地举手敬礼，同时送上一句“嫂子好”。我感到非常温暖，作为一名军嫂的自豪感涌上心头。

知道我要来，连里的战友早就把房间打扫归置了一番。一个大大的开间，几样家具，厨房里锅碗瓢盆齐全，窗台上还摆着一盆文竹，细细的叶子青翠欲滴，玲珑轻盈。后来，这盆文竹成了爱人珍爱的“宝贝”。

“平时可以在连队食堂就餐，自己想做了，我们再约上几个战友热闹热闹。”爱人憨憨地笑着，那俩喜气的酒窝一隐一现，浓黑的眉向上扬着，大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幸福的光，满满的都快溢出来了。他这样说，我更加憧憬。是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

愉快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我连队已是1个月了。这天爱人出差，我在礼堂里和军嫂们团团围坐看电视。电视剧播完后，我们就回房歇息。

正值初夏，天气有些闷热，夜空沉沉不见一颗星星，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梦里醒来，睁开迷瞪的睡眼。滴滴答答，脸上丝丝冰凉，恍惚中我一探手，从脸上抹出一手的水。窗外电闪雷鸣，天像豁了个口子，雨瓢泼而下。顺着雨滴看去，雨水是从屋顶瓦缝中漏下来的。我急忙起床，掀起被子，拿盆来接雨水。

“滴滴答答……”水珠打在搪瓷盆

里，裹着被子蜷缩到椅子上的我，竟有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奇想，今夜注定无限。

忽然，那雨滴声没了。窗外雷雨正“酣畅”，并没有停呀？

屋外似有人跑来跑去，房顶上也有窸窣穿窬的声响。我打开房门，狂风夹着雨水直灌进来，脚下立刻湿透一片。但眼前的一切，令我呆呆地立在了那里。

只见一群战士正在雨中忙着，有人扶着梯子，有人在递瓦片，有人在房顶上铺砖加瓦。那被大风卷乱了阵脚的瓦片被他们一层层理顺加厚，屋内不再漏水。

而他们敞头露脸，没穿任何雨具，不时大把大把擦着脸上淋漓的雨水。初夏的雨夜还是有什么冰凉，更何况这一身透湿呢。

“穿上雨衣呀！”我急得声音比平日高了许多。

“那样不方便，会滑，上房顶碍事。”

“嫂子，你关上门吧，别让雨灌进去了，我们不误事的，就快好了……”

顿时，温暖填满我的心头。

多年后，我依然对第一次去连队探亲的日子记忆犹新，记得那个雨夜，记得那群可爱的兵。

## 石头画

■洪玲



大海经年累月浸润的石头，带着老宋的气息。

婚后一年，双胞胎儿子出生。平时一人带俩娃，在生活的艰辛中，那一块块来自海洋的“恋爱石”也化为我内心深处的坚韧。

孩子们上幼儿园后，我的带娃生活轻松不少。空闲时，我常盯着那些石头，似乎它们坚毅的体魄里也透射出一种柔情。今年年初，怎样让这些硬石变得柔美的表现形式，被我“破解”。那段日子，受疫情影响，老宋回不来，我们也不出去，孩子们几乎天天追问爸爸何时能回来。一次劳累时，我又盯着石头看。突然，我想到让孩子们在石头上作画，画出爸爸工作的模样。小家伙们热情回应。

我并没有绘画基础。从刚开始胡乱涂鸦到渐渐有模有样，我带着孩子们跟着网络绘画视频一点点琢磨。孩子们画花草、画天空、画动物，画得最认真的是大海里的潜水员爸爸。我们俩把在部队见到的、听到的和想象到的，都画在了这些石头上。视频里，老宋看到后欣喜地点头称赞，孩子们更是开心得手舞足蹈。

本以为孩子们也就图个新鲜，没想到他们拿起画笔后就对绘画表现出极大

兴趣。兄弟俩常常为了这一笔怎么画、那个地方该用什么颜料争执不下。吵吵闹闹中，一幅幅充满童趣和思念的“石头画”堆满了阳台，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开门声响起，是老宋回来了。两个小家伙立刻捧着刚画的石头飞奔过去搂住他，嚷着让爸爸看他们画的潜水员。我熟练地接过老宋手上拎着的帆布袋，掂了掂重量，说道：“还有几笔没画完呢，正好给孩子们讲讲潜水员装备怎么画。”袋子里像往常一样装着大大小小的石头，通过重量我知道老宋这一周又没下水。老宋看着小家伙们的“杰作”，竖起大拇指。

指导孩子们怎么画后，老宋便换下衣服往厨房跑。和面、擀皮、剁馅、包捏，包饺子是他每次回家必做的一件事。我喜欢吃饺子，饺子也耐储存，带孩子们忙不过来时吃也方便。

看着老宋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看着孩子们认真地在石头上画画，我知道，我们一家人的爱与幸福已然像这来自海洋的石头，坚韧而柔美……

上图：今年5月，洪玲一家四口在海边的幸福合影。

王垣镜摄

### 迷彩军娃

周五下午，刚刚放学的双胞胎儿子周周和末末一看到我等在幼儿园门口，高兴地冲进我怀里。

回家路上，两个孩子不停地问我，准备画画的石头洗干净没有，要画的内容是什么。一进门，两个小家伙就赶紧放下书包，去拿颜料。为迎接爱人宋志涛周末回家，每周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都要画“石头画”。老宋手捧“石头画”欣喜的那一刻，也成为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用石头作画惊喜，源于老宋和我谈恋爱时。老宋是一名海军潜水员，我俩经同学介绍认识。那时候，每次潜水休整间隙，他都会从海里捞起几块石头，精挑细选后带给我。我总觉得，这些被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